翠袖乾坤

# 好日子

文潔華

走進倫敦蘇豪區一間電影院看紀錄片《洗拿》(Senna)，才認識這位巴西一級方程式賽車的傳奇人物。看電影之前對他沒有認識，看電影之後卻無法忘掉他的喜怒哀樂。後來跟香港一些好友談起洗拿，原來他們也知他的故事。這樣也好，在毫無知識的情況下，把電影看到最後，才知道這麼一個人物最後在賽車途中意外死去，那份撞擊對自己的人生也有重要的啟迪。

電影從洗拿八十年代離開巴西，到歐洲參賽開始。少年洗拿害羞但堅毅，十分討人歡喜。他當然也比其他巴西青年擁有良好的條件：家境富裕，父母鼓勵及支持他做自己喜歡的事。少年洗拿很早便參加小型賽車，他坦言喜歡在高速中存在的感覺，也有傲冠群雄的慾望。但他的優秀在於他自持及鎮靜的氣質，對不公平事了如指掌；這使他來自巴西卻身處於歐洲主導並雄霸一級方程式賽車的環境裡備受壓力。洗拿當然也懂得使性子、玩遊戲，有次甚至跟他的死對頭、法國賽手阿倫來個玉石俱焚……

但人們喜愛他是因為他的個人魅力和坦率。紀錄片使人知道他憂國憂民，以及他對其他賽手意外身亡時的憤怒與焦慮。他熱愛生活，最喜歡跟家人在一起，對身邊的女伴投情，喜歡滑浪，但賽車始終是他的生命。電影說一九九〇年代初是他一生的好日子，在連贏格蘭披治世界冠軍以後，巴西舉國歡騰，他也把巨型香檳往頭上倒，使人暗忖好日子能留多久。

鏡頭下的洗拿知道當賽手的日子不長，但他坦言不能想像有一天他不再賽車了生命會怎樣。一九九四年對他不是一個好年頭，他也有一陣子沒有舉起冠軍盃了，但卻想不到在充滿危險的賽程裡一命嗚呼。啟迪：我們都來創造好日子吧，也把瞬間的黃金時刻紀錄下來，記住便好。

古今談

# 中國經濟火箭式發展的秘密

范舉

中國的《史記》作者司馬遷講述了他自己著作《史記》的原因，就是因為受到了打擊和挫折，仍然發奮圖強，所以有所著作。「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錢學森是攻讀歷史的，當知太史公之立志和奮起著述的聖賢經典故事。中國文化和聖賢的鼓舞力量是無敵的。他在受到了美國麥卡錫主義的殘酷迫害之後，離開了火箭的老本行，著述工程控制論，開創了新的學科。

工程控制論在美國著述，得益的是中國。中國擺脫了將近兩百年的積弱，搖身一變成為了世界上經濟第二體積的國家，這是一個歷史的重大轉捩點。

工程控制論的理論和具體操作，經過錢學森的推廣，已經廣泛地被中國領導人和科研機構領導人所掌握和落實，這正是中國短短的六十年，科技迅猛發展的最大秘密。許多西方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都沒有辦法解釋中國最近三十年經濟急劇崛起的原因，其實，中國領導人充分利用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特點，再利用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第一步是培養人才，第二步是逐步提升工廠裡面的生產技術，第三步是科研的題目要結合中國的現實的生產水準，第四步就是收集國際的科技情報，瞄準科技發展將會取得突破的領域，節省時間，集中攻關。

一個國家，怎樣能夠用最短的時間，高速地發展科技，有一個方式方法的問題，有一個智取巧幹的問題。即是說，什麼工業、甚麼科技研究應該放在前面，什麼工業和科技應該放在後面，怎樣才能用最少金錢，取得最大的效益，怎樣才能最快地超越外國？這裡面都有許多科學的學問。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不理解工程控制論對於中國科技和工業發展的重要性，仍然說，中國沒有理由進步那麼快，許多技術都是中國間諜偷來的。這就是無知妄說。

琴台客聚

# 《細說》的愛慾

葉輝

梁品亮的短篇小說集《細說》的敘事人稱變化多端，《PASSWORD》和《李狸》這兩篇小說採用了第三人稱敘事。《PASSWORD》以非線性的時序，在不斷「開燈」與「關燈」之間，娓娓細說楊棗與太太巫端不僅僅是鬧着玩的「行房暗語」——「我要用電腦」（以及電腦的PASSWORD）和「用手解決」，從而反射身處狹窄時空所遭遇的「行房的煩惱」；而從事廣告業的敘事者要為一款安全套命名，他誤打誤撞，正好命名為PASSWORD。這是一篇與性聯想相涉的輕喜劇，在梁品亮的小說中是極少數的異數。

《李狸》亦嘗試以非線性的時空（李狸的畫室／李狸母親的故居、李狸的書房、李狸的睡房、小學三年甲課室、大學文學院課室、圖書館、老地方……）交織兩個女子——李狸（女畫家）和葉樂（李狸的情人）——的情慾故事，同時亦嵌入李歡（李狸之父）和李狸母親（請注意，在末尾的角色／演員表上，李狸母親由李狸飾演）的情慾故事——當中包括李狸在圖書館讀到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新生命》雜誌第四期上李歡的訪談記原文照錄，以及李歡的小說片段；還有李狸母親的日記：「很多嘮叨。／很多隙縫。／很多情節。」「如果書寫要締造的就是人生的話，母親所得到的極其量只是一廂情願的故事情節，或者一部失敗的個人歷史。」

在「文化中心展覽廳」那一段，「李狸一幅以腹大便便的女子為主題的畫（這幅畫的題目是「懷着女兒的女子」）掛在一角。觀看這幅畫的人都會被畫中女子那種為了快感便甚麼事情都會做的表情所迷住」；「另一惹人注意的是在本來應是男根的地方卻畫上了一根骨頭——一根肋骨，是上帝從阿當身體取出來創造夏娃的骨頭」。然後，梁品亮重施故技，又是三重平行敘述——葉樂的房間（葉樂找了一口雪茄，燃點，吸食，思索）、滿天的星光之下（李歡在星空之下想起一些人、一些往事）和劉轉的房間（為免騷擾靈感，劉轉把唱機的聲浪調低……）

劉轉是誰？前文提要：在「李狸的睡房」那一段，「李狸對着鏡子，模模糊糊的看見母親的樣子……李狸合起雙眼，時空便以光的速度流轉（「流傳」也者，是「劉傳」的諧音嗎）」；也請注意，在末尾的角色／演員表上，劉轉和李歡（青年）一樣，乃由辛體（「身體」的諧音）飾演。

走筆至此，我想起一個名叫法爾妮的女子。她是一個三十四歲、強壯而瘦削的黑人清潔女工，一個語無倫次的文盲，乃菲臘羅夫（Philip Roth）在《人性污點》所創造的一個角色，但她具有某種野蠻的、不容於社會秩序的智慧，那就正好讓在暮年遇到人生大挫折、渴望變成另一個人的大學教授蕭克賴以忘卻——忘卻前生，忘卻他人的指控，忘卻他人的審判——他與法爾妮這個「他者」發生關係之後，才深切體會到「人性污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李狸》、《語言訓練師》、《細說》、《失物》、《瓦解》等篇的性聯想，都寫得繪形繪聲，倒不僅僅是語言上官能刺激，在我看來，其中的深層意義，恰如美國同性戀奇女子帕格莉亞（Camille Paglia）在《性之人格面具》一書所言：所有的文學藝術，本質上都是反正統，反權威，反道德，乃至政治不正確的——「太初有自然」，文學藝術的意志即自然力的意志，而愛慾正是一切文藝上下求索的永恆主題。

百家廊　陳曉鳳

# 房子魔方

■「瓦片族」靠收租金生活。　網上圖片

不知從何時起，從前被北京人看得如空氣、水一樣應該自然擁有的房子，已變成了顛覆生活的魔方。

北京誕生的「新房產主」，是城市革命的受益者。他們中很多人不必工作，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變着法子吃喝玩樂。我家小區附近有個棋牌室，那兒的主要成員就是曾經的農民。城市擴展把那兒的田地變成了一片片樓房，拆遷補償讓宅基地多的農民變成擁有幾套房子的房產主，每月坐收租金幾千甚至過萬元，比種地可強多了，黑紅健壯的勞動者，變成肥胖而蒼白的食利族，天天打牌、下棋釣魚、跳舞，成為新一代北京閒人。

當城中心私人四合院在行政拆遷中全軍覆沒之後，城郊新一代房產主取代了老北京成為「吃瓦片的」。北京「新新房產主」的來源五花八門，有在拆遷中得到實惠的農民、市民，有靠特權「合法」擁有幾套房子的官員，也有商業嗅覺靈敏的房地產投機者，房子成為最值錢的不動產。有位年近40的無業北京男士最近賣了一套閒置的舊單元房，五六十平米的舊房就買得150萬元，他靠此錢吃利息炒股票，過得比上班族滋潤多了。有人說，北京城市改造，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的財產再分配。所有的贏家，都是時代的寵兒，輸家，就是「點兒太背」。

由於政策調控，2011年，北京租房價格比幾年前上升了三分之一以上，讓不得不租房的人痛苦不堪。四環邊上一套不足百平米的老舊三居室，租金都已達到五六千元，在北京，多數單位一個博士生的月薪也僅有五六千元。

如果家有一套閒置房，幾乎所有的北京人都會把其租出去。很多年過30的北京年輕人在家安然啃老，就因家有一套房出租。有位大齡妊女不結婚不工作，單靠出租一套近百平米的房子，就過着中產水平的生活。很多時候，一個名校研究生畢業後工作再勤奮，收入也趕不上「吃瓦片」的北京閒人，有瓦片吃的北京人是新一代「八旗子弟」。

現在，有人名下有幾套大房子，有人一年收入買不了一平米的廁所。打聽一個人的貧富，不再問收入只問他有幾套房。只要除自住外還有閒房，就能算成中產。在高房價與高租金之下，除去年薪過百萬元的企業高管，除去能福利分房有灰色收入的公務員，有住房需求的普通公民即使月收入過萬元，都得算是變相的窮人。大家勒緊腰帶半輩子，未必買得下一套小房子；租房後剩下的錢呢，只夠勉強不餓肚子而已，超市裡稍貴的菜都不敢買。

50、60後多出生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他們的父母都已經或者快要過世，房子就成了最大宗財產。按照北京的房價，有否繼承權決定你是窮人還是富人。

前一陣跟國務院宿舍大院的鄰居聚會，席間得知現在院裡正暗湧搶房大戰。被當成文物保護暫時不拆的大院，如今市價猛漲。自第一位鄰居把100多平米的房子賣了550萬元之後，古舊的大院再也沒有了平靜。半個世紀前在大院出生、成長的50、60後們，多數人工作一輩子都沒有賺到過這麼多錢。他們在經歷了漫漫的人生，甚至已當了爺爺奶奶之後，又回過頭來跟兄弟姐妹爭奪父母的房產繼承權。

有人與父母同住幾十年，在給父母養老送終後，其他兄弟姐妹就找上門來，氣勢洶洶地說：若你想再住下去，必須掏出幾百萬，拿不出就賣房分錢！可憐給父母養老送終的那位早已下崗多年，別說幾百萬元，十幾萬元的存款可能都沒有。即使真的賣房分錢，那錢在北京也絕買不了一套房。 聽到北京的高房價，有已定居國外的兒女也要跑回來賣房，有的甚至急着把還健在的父母送去養老院好騰房。有個老革命進城帶着一兒一女兩家人一起過，文革時女兒一家自殺，兒媳帶大了兩個沒爹媽的侄子，如今侄子卻與舅媽形同陌路，就因舅媽還住在老房子裡無處可去，房子的歸屬問題，讓年輕人連養育之恩也一筆勾消。房價，讓大院老房變為金子化身，已經出國定居的、已經嫁出去的，都要回來爭房產。花季少年已變成白髮老人，純淨的手足之情變為互相算計，貪婪讓蒼老的容顏更加醜陋。

在北京，絕不止一個大院上演這樣的悲涼故事。有位男士的兒子已到婚齡，下崗多年的他根本無力為兒買房。兩口子正焦慮着，男士的離休父親去世了，遺囑中把機關大院一套三居室傳給長孫，這套房時價300萬元，讓長孫的婚姻大事迎刃而解。可當小伙子正裝修房子時，其他幾個沒有分得房產的舅舅姑姑帶着他的表兄弟們一齊打上門來，非要分割房產，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很多本來其樂融融的大家族，為了房子，親戚們瞬間就反目成為仇人。

當然也有人很超脫。有位大院的朋友說，她無條件放棄對父母房產的繼承權，絕不願為了錢失去手足之情。這樣的人太少了，前提還是她已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這位女士出嫁後自己奮鬥出了兩套大房子，兒子的婚房早就準備好了，沒有任何經濟壓力的她，自然容易做出高姿態。更多的北京人呢，不是被高房價嚇破了膽，就是激起了野火般的貪慾。

有人懷念過去公租房時代：房子都不大，可人人有房住，每月只交幾塊錢房租。日子不富裕，心裡很平靜。

當今的北京，再優秀的小伙子名下沒房也難找到好姑娘；再平庸的男士只要有房子找對象都很容易。有房的北京男人在婚嫁市場是搶手貨，即使已年過半百甚至年過花甲，尋找配偶的條件都是20多歲的年輕姑娘。

六七年前有個本科畢業的外地姑娘，為在京安家交了個只有高中文憑的男友，就因那男孩兒有三套居室，相處之後覺得文化背景不同實在難湊和，終於遠赴海外靠讀研移民。現在外地來北京的姑娘不再那麼糾結，結婚的目的，就是找個房子安居，與感情及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一個只有中學文憑的北京男子，只要有房別說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也能娶進門。有些名校畢業的姑娘，在京尋找配偶時早把學歷、文化、性趣相投等因素淡化，似乎孜孜不倦十幾年的苦讀，就為了嫁進北京的房子。有的北京男孩兒仗着有房，在婚嫁市場上挑花了眼。可結婚前女方一定會提到，房產證上要添上她的名字，非此就沒有安全感。有個只上過初中的北京男士混到30多還在啃老，人們卻一致看好他行情，因為他繼承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

房子讓友情也變了味兒。同學朋友聚會，最敏感的話題之一莫過房子。假如你名下有幾套大房子，在朋友中優越感就油然而生；假如你混了幾十年還住一套小房子，事業再成功也會被人瞧不起。北京能送子女出國讀書的家庭比比皆是，買得起房的卻少得可憐。有次去一個女士家串門，她雖事業有成卻住着個小房子，就被人背後瞧不起。其實她的房子小卻打理得乾淨整潔，飄散着書香，完全能滿足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而有些所謂「成功」的人家三兩人住着幾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空空蕩蕩，打掃衛生一次都很費力，也不可能有多麼舒適。

幸福感與房子的面積成正比嗎？顯然不是，那麼，為何人們一定要用房子來衡量成功？

房子顛覆了的親情、友情、愛情，有一天，人的心靈也會水泥嗎？

一網打盡

# 不請自來

楊振耀

朋友的太太在悉尼一家私立學校當教師。學校位處郊區一個小城鎮，鎮上沒名勝古蹟，但問到這所寄宿學校，則無人不曉。學校環境優美，甫進校門迎面而來是一個標準草地足球場，沿球場有緩跑徑，旁邊還有練習跳遠的沙池。汽車再往前駛就見到教堂，教堂左面是音樂演奏廳而右面就是行政樓。上課的課室分散在行政樓後面，再往後走去則是泳池與多個網球場。整個校園的面積，少說有大半個維園般大。

不過朋友說近日校內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每天黃昏過後，都有人進入校內放狗及散步，甚至攜同年紀較小的孩童，利用跳遠沙池玩堆沙遊戲。雖說偌大的校園放着不供人用實在浪費，但說到底學校也是私人物業範圍，擅自闖入總有問題。過往因為校園實在太大，而且常有學生出入故只會在入夜後校門才上鎖。但因為近日實在太多外人「到訪」，校方迫不得已要討論平日也許實行門禁。這樣自然引起學生或家長們的微言。究竟這些不請自來的人來自何方？原來年多以前學校東北角的兩間獨立屋易手，兩幅地合併起來發展，合共建成了接近三十個獨立的住宅單位。單位甫落成，就給來自亞洲的寄宿生家長集體購入。明顯是貪圖地利，讓家長可以更親近宿生。問題是家長或許以為子女在學校寄宿，等同自己也可以自由享用校內的設施，又或者反正校門沒上鎖就可以隨時自出自入，多少影響了校內的安寧。

行文到此，讀者大概也估量到那批家長的來歷。總以為國人要出國面向世界，就要有面向世界的準備。自認合理可行的一套，並不放諸四海皆準。

記憶後書

# 《隱匿的神學》

鄭政恆

七月底是平靜的，熱鬧的書展剛過去了（最意外是劉以鬯先生親臨《酒徒》電影的講座，九十多歲的他仍精神飽滿地逛書展，很難得），夏日國際電影節到八月中才開始。是時候看看書？朋友打電話來，說花了八百多塊買書，他是勤快的，書買了回家立刻看，我家的書太多了，讀得慢，今年盡量買少一點。

手邊有谷裕博士所著的《隱匿的神學——啟蒙前後的德語文學》，一看就喜歡的好書，書中提到新教虔誠文化、文化新教、教養宗教，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字彙，這些概念和書中的清楚分析，對於理解德意志地區在啟蒙前後的世俗化轉變、文學與宗教的緊密關係都甚有幫助。

《隱匿的神學》的經典解讀部分更加精彩，谷裕博士以歌德、莫里茨、瓦肯羅德、諾瓦利斯、伊默曼、馮塔納的作品為研究文本。劉小楓先生在序言中說其中四位作家都不熟悉，而於我等輩，更是聞所未聞。我已急不及待想讀谷裕博士對諾瓦利斯《基督教或歐洲》、《夜頌》、《奧夫特丁根》的解讀，之前買了諾瓦利斯的詩集和小說集，還沒讀出甚麼名堂，確實需要導讀，沿着閱讀的階梯進入文本……

可是，現在還只是讀到歌德一章，當然未敢胡亂跳過，事實上《維特》與《浮士德》結尾的分析都切中要點，值得細讀。維特自殺與耶穌受難的平衡比較，可知《維特》是「第一部用德語寫成的泛神論（乃至無神論）的受難史」，宗教的題材和話語在小說中傾向世俗化，而歌德到了老年，他的「啟蒙思想、人文主義與基督教思想……三者的結合更為緊密」，臨終前寫成的《浮士德》，表現現代人的困境並傾向救贖，實在意味深長。

好的，我知道七月底的平靜時光都屬於《隱匿的神學》了。

杜亦有道

# 如輕煙的廣島之戀

阿杜

日前鄰欄「記憶後書」之文友鄭政恆先生（不會是小姐吧）提及經典名片《廣島之戀》，是說一位法國女子在日本廣島和一位日本男子之邂逅，兩人細談回憶悲愴往事之經歷，不由地勾起筆者一段親歷的「廣島之戀」之回憶和日本妹妹森政俊子一段如輕風秋月掠過生命之淡淡雲煙，像風過愁湖只蕩起過一陣飄波漣漪，沒有激情也沒有過淚，但四十年後仍常影像夢中和夢醒日躍然，朦朧間常有伊人音容笑貌在眼前腦裡清晰出現，原來我也有如此一段縈繞生命的「廣島之戀」。

一九六五年初赴廣島，是在下任舵手之華光輪「大西洋勇士」號在廣島市旁之吳港修船，船泊碇在船廠乾塢，舵手不必工作，某天乘公車赴鄰埠「廣島駅」遊覽，下車處便是駅站最大之百貨公司，瀏覽購物之餘在三樓女裝部發現仙女下凡，一位清麗端莊，有點似當年最紅之日本女星吉永小百合，當年廿幾歲年華，慕少艾上前和此位全公司最美麗的女子（日本真正美女甚少）搭訕，無話找話說，三腳貓日語搭夠問哪兒可找到理髮店？那位襟牌有小牌寫着「森政俊子」的俊子姑娘說她剛好落班（上中班下午四時放工）可以帶路指示，於是跟她下樓出門轉個小彎便是理容店，鞠躬謝過便分手，但如此美人三生難逢怎捨得作結。當時戰後不久洋貨水果矜貴，阿杜返船向船伙搜集了一籃美國買來之蘋果橙和巧克力糖。第二天上午又再赴廣島駅百貨店上女裝部呈送給俊子，原來她廿二年華是該女裝部之組長，阿杜說本人遠方來客，央她帶路遊覽一下廣島名勝，俊子大方欣然應允，兩天後，她輪休日在樓下車站相會，她仍穿着售貨員制服帶我上一部巴士，車頂掛牌為「錦帶橋」。大半小時後，抵達原來日本三景之一的「宮島神社」，下車入錦帶神社，便見瀨戶內海波浪中立着一座碩大神社「并」字形的「鳥居」，後來我們看日本風景影視及明信片便必見此景，俊子帶阿杜入宮島寺拜祭海神，她說全日本航海都來祭過此神，她也希望借此祈阿杜海旅平安。

兩日共遊飲食四頓，由並肩而行熟絡至伸手握她手及挽臂亦毫不抗拒，兩人彬彬禮待，想大力拉她入懷她則輕力抵拒，於是便如初戀人拍了幾日拖，相互耿介心頭忐忑分手，則不捨依依，心意無盡，可惜此航線只走了三水船，然後由日本三井公司轉租給美國，公司專赴俄勒岡州運大木，和俊子一別成永訣，迄今難以再見（以日子計如今已是六十餘老婦），但每見日本海邊宮島神社大牌樓之景，俊子形影便乍現眼前，如近日見文友提「廣島之戀」也勾起本人這一段廣島戀夢，書此為記聊抒老懷。